早5点59

刚才做了个梦，不知道为什么又梦到了你。虽然之后多次梦到过你，但距离上次如此真实地出现你的身影，过去不少的日子。

从老同事们的聚会开始，大家都离开了，还剩下一个我留在那里，堕落在那里。结束后往外出去，画面一转，走在既熟悉又陌生，部分相似却又不是的大学路上，不知道终点在哪里。路上擦肩而过有运动会中的大（中？小？）学生，又经过了正在排练的合唱团和其他社团。从他们之中挤过去，停下的脚步前，是一个教堂，里面正在进行着什么活动。开门一看有不少熟人坐在长椅上，高中的同学们（有人大的，有华科的）。大家都是学业有成光鲜亮丽的样子，而我胡子拉碴衣冠不整地样子显得格格不入，默默找了个后排坐下。前面两排看到了（隔壁二班）以前的同学一脸幸福地来了个吻。教堂，却更像是教室，一排排长桌椅前并没多少空间，没看到人在讲台上，但有一个女声在介绍着你。（内容与现实出入不少）你（很美，很美）原本在国外上小学，成绩优异外貌出众。之后查出身体存在重大疾病后转回了国内，态度也消沉。最后排靠墙的我，脑海里都是和你有关的影像，我不敢抬起头，默默地把头埋进臂弯，继续地听。你回国快乐地长大后，现在的你如此美丽，摆脱了病症的你才展现出了女孩子那样有娇羞、有蛮横的多彩。不知道哪儿来的女人，开始来到一排排桌子前，蹲下去，让手中的相机与桌面、与观众们（应该叫观众吗？）的视线保持水平。相机里是你的样子。轮到我了，瞟了一眼后赶紧避开视线，却听到她“嘿”（或哈？）的轻声，相机闪光灯“咔嚓”亮了，奇怪的（理所应当）的仪式终于结束了。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身后的窗户（班主任 is watching you同款）传来了敲击声。一脸落魄的我回过头来，看到了玻璃后一双笑容恬淡平和、笑意却呼之欲出的（你的）眼睛。我楞了一下，缓缓地把手指向了自己（你是在跟我打招呼吗？），心中却并不如表面上如此平静。点头，愈发灿烂的笑容，我却转身拿起一页纸埋头痛哭，感情的洪流在这一刻无论如何也停止不住。“你真的是在跟我打招呼吗？你真的是来找我的吗？”我不敢相信，狂喜，但也不愿意拿着自己落魄败犬的脸看着你。我走了，离开了这里。出了教室，来到图书馆模样的地方，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周围都是学习（备考中？）的学生，左边是现在的同事，不知为何讨论起了要唱《不完整的旋律》。突然，我略有疯癫地用“当“唱出了《K歌之王》前奏的《用心良苦》钢琴片段，后面就不记得了（醒了），空留满怀的落寞。